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

第一回 念先澤千里伸孝思 慮後裔一掌寓慈情

話說人生在世，不過是成立覆敗兩端，而成立覆敗之由，全在少年時候分路。大抵成立之人，姿稟必敦厚，氣質必安詳，自幼家教嚴謹，往來的親戚，結伴的學徒，都是些正經人家，恂謹子弟。譬如樹之根柢，本來深厚，再加些滋灌培植，後來自會發榮暢茂。若是覆敗之人，聰明早是浮薄的，氣質先是輕飄的，聽得父兄之訓，便似以水澆石，一毫兒也不入；遇見正經老成前輩，便似坐了針氈，一刻也忍受不來；遇著一班狐黨，好與往來，將來必弄的一敗塗地，毫無救醫。所以古人留下兩句話：「成立之難如登天，覆敗之易如燎毛。」言者痛心，聞者自應刻骨。其實父兄之痛心者，個個皆然，子弟之刻骨者，寥寥罕覯。我今為甚講此一段話？只因有一家極有根柢人家，祖、父都是老成典型，生出了一個極聰明的子弟。他家家教真是嚴密齊備，偏是這位公郎，只少了遵守兩個字，後來結交一干匪類，東扯西撈，果然弄的家敗人亡，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。多虧他是個正經有來頭的門戶，還有本族人提拔他；也虧他良心未盡，自己還得些恥字悔字的力量，改志換骨，結果也還得到了好處。要之，也把貧苦熬煎受夠了。

這話出於何處？出於河南省開封府祥符縣蕭牆街。這人姓譚，祖上原是江南丹徒人。宣德年間有個進士，叫譚永言，做了河南靈寶知縣，不幸卒於官署，公子幼小，不能扶柩歸裡。

多蒙一個幕友，是浙江紹興山陰人，姓蘇名簾簾，表字鬆亭，是個有學問、有義氣的朋友。一力擔承，攜夫人、公子到了祥符，將靈寶公薄薄的宦囊，替公子置產買田，分毫不染；即葬靈寶公於西門外一個大寺之後，刊碑豎坊。因此，譚姓遂寄籍開祥。這也是賓主在署交好，生死不負。又向別處另理硯田，時常到省城照看公子。這公子取名一字叫譚孚，是最長厚的。

孚生葵向。葵向生誦。誦生一子，名喚譚忠弼，表字孝移，別號介軒。忠弼以上四世，俱是書香相繼，列名膠彀。

到了譚忠弼，十八歲入祥符庠，二十一歲食餼，三十一歲選拔貢生。為人端方耿直，學問醇正。下了幾次鄉試，屢蒙房薦，偏為限額所遺。這譚孝移也就漸輟學業，專一在家料理，惟作詩會文，依舊留心。相處了幾個朋友，一個叫婁昭字潛齋，府學秀才；一個叫孔述經字耘軒，嘉靖乙酉副車；一個縣學秀才，叫程希明字嵩淑；一個蘇甯字霖臣；一個張維城字類村，俱是祥符優秀秀才。都是些極正經有學業的朋友。花晨月夕，或作詩，或清談，或小飲，每月也有三四遭兒。一時同城朋友，也還有相會的，惟此數人尤為相厚。至於學校紳衿中，也還有那些比匪的，都敢望而不敢即。卻也有笑其迂板，指為古怪的。

有詩為證：

同儕何必不兼收？把臂總因臭味投；

匪類欲親終自遠，原來品地判薰蕕。

卻說譚孝移自幼娶周孝廉女兒，未及一年物故。後又續弦於王秀才家。這王氏比孝移少五歲，夫婦尚和好。只因生育不存，子息尚艱。到了四十歲上，王氏又生一子，乳名叫端福兒，原是五月初五日生的。果然面似滿月，眉目如畫，夫婦甚是珍愛。日月遷流，這端福兒已七歲了，雖未延師受業，父親口授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，已大半成誦。

這孝移宅後，有一大園，原是五百金買的舊宦書房，約有四五畝大。孝移又費二百餘金，收拾正房三間，請程嵩淑題額為「碧草軒」。廂房，廚房，茶灶，藥欄，以及園丁住宅俱備。

封了舊宦正門，另開角門，與宅子後門相對，只橫隔一條衢衙兒。這孝移每日在內看書，或一二知己商詩訂文，看園丁蔡湘灌花剔蔬。端福兒也時常跟來玩耍，或認幾行字，或讀幾首詩，或說一兩宗故事。這也稱得個清福無邊。

忽一日孝移在軒上看書，只見家人王中，引著一個人，像遠來模樣，手中拿著一封書。見了孝移，磕下頭去，說道：

「叩太爺安。」磕了三個頭，起來，說道：「小的是丹徒縣爺家下人，小的大爺差小的下書來的。」孝移一時還不明白。那人將書呈上，孝移開了封頭，取出內函，只見上面寫著：

宜賓派愚姪紹衣頓首叩稟鴻臚派叔大人膝前萬安。敬稟者：

吾家祖居丹徒，自宋逮今，二十餘世矣。前靈寶公宦遊豫土，遂而寄籍東門。邑姻有仕於中州者，知靈寶公至叔大人，已傳四世。植業豫會，前光後裕，此皆我祖宗培遺之深厚也。愚姪忝居本族大宗，目今族譜，逾五世未修，合族公議，續修家牒。特以叔大人一支遠寄中土，先世爵諡、諱字、行次，無由稽登，特遣一力詣稟。如叔大人果能南來，同拜祖墓，共理家乘，合族舉為深幸。倘不能親來，祈將靈寶公以下四世爵秩、名諱、行次，詳為繕寫，即付去力南攜，以便編次。並將近日桂蘭乳諱，各命學名開示，庶異日不致互異。木本之誼，情切！

情切！順候合家泰吉。外呈綾緞表裡四色，螺匙二十張，牙箸二十雙。宣德後家刻六種，卷帙浩繁累重，另日專寄。臨稟不勝依戀之至！

嘉靖○年○月○日姪紹衣載叩

原來譚姓本族，在丹徒原是世家，隨宋南渡，已逾三朝。

明初有兄弟二人，長做四川宜賓縣令，次做鴻臚寺正卿，後來兩房分派，長門稱宜賓房，次門稱鴻臚房。此皆孝移素知，但不知丹徒族人近今如何。及閱完來書，方曉得丹徒謀修族譜，不勝歡喜。便叫王中道：「你可引江南人到前院西廂房住。不必從衢衢再轉大街，這是自己家裡人，即從後角門穿樓院過去。」

對賬房閻相公說，取出一牀鋪蓋，送到西廂房去。一切腳戶頭口，叫閻相公發落。」

孝移吩咐已畢，即將案上看的書史合訖，叫蔡湘鎖了書房門，手中拿著來書，喜孜孜到家中。對王氏說道：「江南老家姪子差人下書，你吩咐趙大兒速備飯與來人吃。」便到前廳叫道：「丹徒來人呢？」只見那人從廂房出來，早換了風塵衣服，擎著氈包，說道：「這是小的大爺孝敬太爺的土物。」孝移道：「我們叔姪雖是三世不曾見面，本是一家，何必這樣費心。」那人道：「孝敬太爺，聊表寸心。」孝移命德喜兒接了，便問道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那人道：「小的叫梅克仁。」孝移道：「你遠來千里，辛苦，辛苦。且去將息。」梅克仁退身進廂房去訖。自有王中照看，不必細說。

孝移回轉身來，德喜兒擎氈包相隨，進後院來。王氏迎著問道：「哪裡來了這個人，蠻腔蠻調的？」孝移道：「是丹徒老家的。」德喜兒道：「這氈包俱是送咱家的東西。」王氏道：「拿來我看看。」孝移道：「還要到祠堂裡告稟。」即叫王氏取出鑰匙，遞與小廝，開了祠堂門。孝移洗了手臉，把江南來物擺在香案上，掀開簾閉榻，拈香跪下，說道：「此是丹徒姪子，名喚紹衣，送來東西。」遂將來書望神主細念一遍，不覺撲籟籟的落下淚來。密祝道：「咱家四世不曾南歸，兒指日要上丹徒拜墓修譜，待擇吉登程，再行稟明。」磕頭起來，將門鎖了。午飯後，復到前廳，端福兒也跟出來，站在旁邊。孝移道：

「來人飯完不曾？」只見梅克仁早上廳來，道：「小的飯吃過。」因向端福兒道：「這是相公嗎？」孝移道：「是。」梅克仁便向前抱將起來，說道：「與南邊大爺跟前小相公，像是一般歲數。」孝移道：「你大爺多少歲數？」克仁道：「今年整三十歲。相公八歲，今年才上學讀書哩。」孝移道：「去年《齒錄》，有個譚溯泗是誰？」克仁道：「那是東院的四老爺。小的這院大爺，是書上那個名子。」孝移道：「發過不曾？」克仁道：「小的這院大爺，是十七歲進學，已補了廩。現從宋翰林讀書。小相公另有個先生。」孝移點點頭。又說道：「這裡是五世單傳，還不曾到老家去。我素日常有此心，要上丹徒，一者丁憂兩次，還有下場事體，二者也愁水旱路程。你如今多住幾日，我安插家務明白，要同你南去。」克仁道：「小的來時，我大爺早有此意。」

克仁說話中間，看見小主人形容端麗，便道：「小的抱相公街上走走去。」孝移道：「輕易不曾叫他上街，改日熟了，你引他到後書房走走罷。」克仁道：「小的在家裡，每日引小相公上學下學慣了，今日看見這位少爺，只想抱去大門外站站。」孝移道：

「街上人亂，門上少立便回。」克仁抱起端福兒，果然在門樓下片時便歸。到了廳上，端福自回後宅去訖。

又住了七八日，克仁稟催起身。孝移叫王中向賬房取了十兩銀，賞了梅克仁。便自己收拾行囊、盤費，僱覓車輛頭口，置買些土物，打算到丹徒饋送。擇吉起程，帶了德喜兒、蔡湘；吩咐王中看守門戶；請閻相公商量了賬目話頭；又對王氏說了些家務，好好叫端福在家，總之不可少離寸地，常在眼前。到了出行之日，祠堂告先，起身而行。一路水陸之程，無容贅述。

正是：

木本水源情惟切，陸鞭水棹豈憚勞。

只說譚孝移不日到了丹徒。城南本家，乃是一個大村莊，樹木陰翳，樓廳嵯峨。徑至譚紹衣家下住下。叔姪相見，敘了些先世遠離情由，並叔姪不曾見面的寒溫。

到了次日，紹衣引著孝移，先拜謁了累代神主，次到本族，勿論遠近貧富，俱看了，各有河南土儀饋送。此後，各家整酒相邀，過了十餘日方才完畢。又擇祭祀吉日，祭拜祖塋，合族皆陪。孝移備就祭品，至日，同到祖塋。紹衣係大宗宗子，主祭獻爵。祭文上代為申明孝移自豫歸家展拜之情。祭畢，孝移周視墓原，細閱墓表於剝泐苔蘚中。大家又敘了些支派源流的話說，合族就在享廳上享了神惠。日落而歸。

紹衣又引孝移到城中舊日姻親之家，拜識了。各姻親亦皆答拜，請酒。

又過了十餘日，一日晚上，孝移同紹衣夜坐，星月交輝之下，只聽得一片讀書之聲，遠近左右，聲徹一村。孝移因向紹衣道：「我今日竟得南歸，一者族姓聚會，二者你兄弟南來，未免蓬麻可望。」紹衣道：「叔叔回來不難。合族義塾，便是大叔這一房的宅院。水旱地將及三頃，是大叔這一房的產業。

目今籽粒積貯，原備族間貧窶不能婚葬之用，餘者即為義塾束金。大叔若肯回來，宅院產業現在，強如獨門飄寓他鄉。」孝移道：「咳！只是靈寶公四世以來，墓塚俱在祥符，也未免拜掃疏闊。」紹衣道：「勢難兩全，也是難事。」一夕晚話不題。又過了十餘日，孝移修完宗譜，要回河南。

合族那裡肯放，富厚者重為邀請，貧者攜酒夜談。又過了幾日，孝移思家情切，念子意深、一心要去。這些僱覓船隻、饋贖贈物的事，一筆莫能罄述。又到祖塋拜了。啟行之日，紹衣又獨送一份厚程，叔姪相別，揮了幾行骨肉真情淚。紹衣又吩咐梅克仁，同舟送至河南交界，方許回來。

過了好幾日，到了河南交界，孝移叫梅克仁回去，克仁還要遠送，孝移不准。又說了多會話兒，克仁磕了頭。蔡湘、德喜兒一把扯住克仁，又到酒肆吃了兩瓶，也各依依不捨，兩下分手。

不說克仁回去復命。只說孝移主僕，撇了船隻，僱了車輛，曉行夜宿，望開封而來。及到了祥符，日已西墜，城門半掩。

說與門軍，是蕭牆街譚宅趕進城的，門軍將掩的半扇依舊推開，主僕同進城去。到了家門，已是上燈多時，定更炮已響了。

蔡湘叫了一聲開門，管帳閻相公與王中正在帳房清算一宗房租，認的聲音，王中急忙開門不迭。閃了大門，閻相公照出燈籠來接，驚的後邊已知。車戶卸了頭口，幾只燈籠俱出來，搬運箱籠搭包，好不喜歡熱鬧。

孝移進了後院樓下坐了，趙大兒已送上盆水。孝移告先情急，洗了手臉，吩咐開了祠堂門，行了反面之禮。回到樓下，趙大兒又送茶來。王氏便問吃飯，孝移道：「路上吃過，尚不大餓。怎麼不見端福兒哩？」王氏道：「只怕在前院裡，看下行行李哩。」孝移道：「德喜兒，前院叫相公來。」德喜去了一會，說道：「不曾在前院裡。」

原來端福兒自孝移去後，多出後門外，與鄰家小兒女玩耍。

有日頭落早歸的，也有上燈時回來的。不過是後門外衢衢裡幾家，跑的熟了，王氏也不在心。偏偏此夕，跑在一家姓鄭的家去，小兒女歡喜成團，鄭家女人又與些果子點心吃了，都在他家一個小空院裡，趁著月色，打伙兒玩耍。定更時，端福兒尚戀群兒，不肯回來。恰好孝移回來，王氏只顧的喜歡張慌，就把端福兒忘了。孝移一問，也只當在前院趁熱鬧看行李哩。及德喜說沒在前院，王氏方才急了，細聲說道：「端福兒只怕在後門上誰家玩耍，還沒回來麼？」孝移變色道：「這天什麼時候了？」王氏道：「天才黑呀！」孝移想起丹徒本家，此時正是小學生上燈讀書之時，不覺內心歎道：「黃昏如此，白日可知；今晚如此，前宵可知！」

話猶未完，只見端福兒已在樓門邊趙大兒背後站著。此是趙大兒先時看見光景不好，飛跑到鄭家空院裡叫回來的。孝移看見，一來惱王氏約束不嚴，二來悔自己延師不早，一時怒從心起，站起來，照端福頭上便是一掌。端福哭將起來。孝移喝聲：「跪了！」王氏道：「孩子還小哩，才出去不大一會兒。你到家乏刺刺的，就生這些氣。」這端福聽得母親姑息之言，一發號咷大痛。孝移伸手又想打去，這端福擠進女人伙裡，仍啼泣不止。孝移愈覺生怒。卻見王中在樓門邊說道：「前院有客——是東院鄭太爺來瞧。」

原來鄭家老者，傍晚時也要照看孫兒同睡。月色之下，見趙大兒叫端福兒有些慌張，恐怕來家受氣，只推來看孝移，故此拄根拐杖，提個小燈籠兒，徑至前廳。王中說明，孝移只得出來相見。敘了幾句風塵閒話，不能久坐，辭去。孝移送出大門而回。

大凡人當動氣之時，撞著一番打攪，也能消釋一半。到了樓下，將王氏說了幾句，又向端福兒，將丹徒本家小學生循規蹈矩的話，說了一番。趙大兒擺上晚饌，孝移略吃了些兒。前邊車戶晚飯，王中、閻相公料理，自是妥當。孝移安頓了箱籠，夜已二更，鞍馬乏困，就枕而寢。五更醒來，口雖不言，便打算這延師教子的一段事體。正是：

萬事無如愛子真，遺安煞是費精神；

若雲失學從愚子，驕惰性成怨誰人。